

●奇案世界 奇案世界 奇案世界 奇案世界●

1804

疑案，
在新婚之夜
发生

● 童力 编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疑案，发生在新婚之夜

董力 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奇 案 世 界

疑案，发生在新婚之夜

童力 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25 字数：175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000册

ISBN7-5378-0205-X

I·202 定价：3.00元

责任编辑：张秉正

装帧设计：张 玲

内容提要

上海滩头，手持德国造快慢机，脸上二十六个刀疤的东北大汉，将蓝森森的枪口对准了一辆黑色小轿车；

一颗金头颅，使得身份未明的不速之客云集老教授的考察组，来到塞外悲凉萧杀的古墓；

妖冶艳丽的“跨国西施”只身潜入大陆，金钱世界的间谍梦转瞬化作一枕黄粱……

目 录

- 疑案，发生在新婚之夜
.....筱 折（1）
- 起诉后的起诉
.....王东满（36）
- 刀疤
.....叶 辉（86）
- 一颗金头颅
.....叶 辉（136）
- 跨国“西施”案
.....张书文（165）

疑案，发生在新婚之夜

● 筱 祈

1

浓浓的夜色笼罩着整个世界，喧哗了一天的城市，静下来了。偏僻的小街显得冷落，寂寥，幽暗的路灯下令人感得孤单。在这繁华的大都市里，这小街象一片被遗忘了的荒野。

忽然，小街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车轮声，这不和谐的声音，令人产生几分恐怖。不久，一辆脚踏三轮车从小街朦胧深处，急急地奔驰而来。蹬车的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体格健壮魁梧。此时他脸上布满了汗水，身后的车厢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，姑娘的怀里是一个用被子裹着的脸色腊黄、昏迷沉睡的老妇。三轮车后，紧随着一辆带人的自行车，骑车的是一位50

来岁的老师傅，坐在车椅后架上的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妇女。这一行人满脸焦虑，一看便知是在送一个重病患者……

与此同时，在同一城市的另一条街上，一幢高级楼房里，一起豪华的婚礼正在热烈地进行着。新郎新娘在一伙年轻人的嬉戏下，为来宾们做着各种逗人发笑的节目。欢声笑语，此起彼伏，真是热闹极了。

这时，来宾中有一个粗壮结实，一脸络腮胡的小伙子，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，闷闷地吸着烟，用沮丧和嫉妒的眼光盯着那对新人发呆。他名叫万少海，曾是新娘杨华青梅竹马的朋友和恋人。

须臾，只见一位穿着时髦，形体娇美的姑娘，从取闹的人群里走出来。她想喝水，所以径直朝着茶具的桌边走去，无意中看见万少海一脸失意和痴呆地独自在那里发愣，她就端起一杯茶，边喝边问万少海：

“怎么，嫉妒了？”她笑着说，将右手毫无顾忌地搭在万少海的肩上，妖媚地丢了一个多情的眼波。

沉闷的万少海侧脸一看，见是小辛，不禁厌恶地睨了她一眼，毫不客气地把她的手从肩上扒掉。

尽管小辛有些尴尬，但并不在乎，只是淡淡一笑，仍情意绵绵地带着同情地说：“事到如今还是算了吧。谁让你只是一个车夫，而不是一个作家呢。”

万少海就象被蝎子螫了一下，脸上的肌肉抖动着，突然鬼火冒地一掌拨开小辛，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转身走开了。

小辛撇撇嘴，耸耸肩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心中就象打翻了五味瓶的万少海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苦

闷与自叹，走出新房。忽然，他发现卢明满脸汗涔涔地站在门口，踌躇地向新房里张望着，感到非常意外：

“卢明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卢明就是蹬三轮车送病人的小伙子。他是来喊新郎谭平的，因见新房里人群闹嚷，不好找人，忽然见了万少海，就着急地说：“我来找谭平，他妈的心脏病又发了，恐怕不行啦。”

万少海听了一怔，忍不住“噢”了一声，脸上现出一种幸灾乐祸的讥笑：“好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喊他。”说着，便折身走向新房。

卢明跟着来到新房，看见热闹的情景，心里翻起一股复杂的感情，一种仇恨忽然积聚在他的目光中，令人望而生畏。然而，这种仇恨的流露很快就被他抑制下去了。为了不使自己失去理智，他摸出烟来点上。

不久，满面春风的新郎谭平，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幸福走出来。突然看到门外站着的卢明，脸色陡变，警觉而诧异地说：“卢明？！真没想到你会来。”边说边有意识地将身后的门顺手掩上。

卢明仇恨地瞪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妈的心脏病又发啦，我们刚刚把她送进医院，可能不行了。”

谭平听后一惊，却不焦急，甚至有些扫兴地皱了皱眉，转了一下眼珠，显得十分为难地说：

“这个时候……我……”

卢明见他支支吾吾，一股无明的厌恶油然而生，不愿和他再啰嗦：“你，去不去？”

“杨华的父母和市委、文联的一些领导都在这儿，我怎么好走开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些钱，请你们替我应付一下，明

天，我和杨华一定回去。”谭平边说边掏着口袋。他的钱还没有掏出来，卢明就悻悻地转身走了。谭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正要转身返回新房，忽见万少海不知什么时候已把门打开，叼着一支烟靠在那里，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光盯着他。他的心里一阵虚，装出一副笑脸说：“少海，怎么站在门口？屋里坐呀。”

万少海没听见似地，朝天喷了一口烟雾，不无讥嘲地说：“真行啊，为了荣华富贵，竟连老母亲的死活都不顾了，实在高尚。”

谭平被刺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浑身燥热。但他只恶狠狠地看了万少海一眼，沉默着侧身绕过万少海想走回屋里去。可万少海突然伸手把他拦住了，低沉而威严地说：“你妈要死了，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看看的好。”

然而，谭平却极不耐烦地说：“哼，狗咬耗子！”

万少海愤然地一下举起拳头，但他忍住了，只狠狠地盯着谭平挥舞了几下，随即把他用力一推，哼了一声，大步离开了。

卢明匆匆赶回医院，刚奔上楼梯口，就见急救室的门已经打开，护送病人守候在走廊里的邻居苏娟和苏家夫妇都不在了，急救室里隐隐传出压抑的痛哭声。他的心一紧，三步并作两步向急救室奔去。一踏进门，他就呆愣在那里，两只颤抖的手不由紧紧地握成拳头……

2

贺喜的人们直闹到深夜，才渐渐散去。

谭平伴着杨华送走岳父母和最后一批客人，回到客厅，杨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十分劳累地说：

“哎，结婚真累人！”

“那您先休息吧。”谭平体贴地说。

“您呢？”

谭平指着乱糟糟的客厅：“您看，收了这么多礼物，我要收拾一下。”

“算了，您也够累的了，明天再收拾吧。”

杨华说着站起来，挽着谭平的胳膊，暗示着一种渴望，现在需要你陪我。

她妩媚地对谭平一笑，顺手关了灯，两人偎依着一同走进卧室……

夜更深了，四周的楼房已经没有灯光，只有这幢楼三楼那间贴着红“囍”字的窗户还亮着。万少海独自坐在楼下草坪中的水泥凳上，抽着闷烟，痴痴地凝视着那窗户，心里怅然若失。虽然窗户紧闭着，严严实实地拉着窗帘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可万少海却想象得出此时此刻里面是一种什么情景。当他一想到自己眷恋着的姑娘，正与另一个男人赤裸裸地拥抱在一起时，不由妒火中烧，热血上涌，然而，他只有自艾自怨，借烟消愁，可是心里那股五味俱全的滋味，总使他感到有一口难咽之气，无法自控的直往上冒。蓦地，他狠狠地将手上香烟捏熄，好象再也无法忍耐地握紧拳头，一下子站了起来……

灯灭了，床上的谭平和杨华仍沉浸在新婚的亲昵之中，紧紧相偎，毫无一点睡意。

忽然，异常宁静的室内发出一声响动，尽管声音十分轻

微，听来却很刺耳，似乎有人走动。谭平和杨华警觉地竖起了耳朵。

杨华发怵地问：“什么声音？”

谭平仔细听听，似乎又没有什么动静。

缄默了片刻，杨华又问：“客厅的门关好了没有？”

谭平回想了一下，答道：“记不清楚了。”

“你去看看吧。”

谭平迟疑了一下，打开床头灯，跳下床穿起睡衣，朝门外走去。

他走进客厅，拉开灯，仔细地朝四周看看，见门窗都严严实实地关着，不禁摇摇头，准备关灯往回走，就在这时，突地从洗漱间传来一声轻微的声音，象是风把门吹开了。他下意识地朝洗漱间走去。

刚走到门口，正准备开灯，猛然间一个膘悍的人影，突然从里面窜出来，动作敏捷，一把搂住他的脖子，不等他有所反应，一道寒光就已刺进他的心窝。谭平只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，便毫无反抗地倒下去了……

“谭平，你怎么啦？”卧室里传来杨华的问话声。

凶手朝卧室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不慌不忙地把谭平的尸体放在地板上，一闪身又缩进了洗漱间。

须臾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从卧室传出来，接着，杨华披着衣服，慌慌张张奔出来大喊：“谭平，谭平！”

她开灯一看，见谭平倒卧在洗漱间门口，心里一惊，急忙奔过去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正当她刚一走近洗漱间，凶手又猛地窜出来，一下用戴着皮手套的手，死死捂住她的嘴，并用另一只手卡住她的喉

咙，把她牢牢抵靠在墙上；凶手的脸被宽大的口罩遮掩着，只有那对充满仇恨而又令人恐怖的眼睛留在外面……

3

新任命的刑侦队长陆天柱看上去不过40开外，瘦小的身材与那身威严的制服搭配在一起，显得极不相称；加上他那撮回民特有的山羊胡，给人一种猥琐感。尽管他整个形体毫无一点阳刚之气，可那对熠熠有神的眼睛却具有一种无形的震慑力，令人望而生畏。眼下他无精打采地靠在坐椅上，随着车轮的颠簸晃动着，倾听着魏局长的叙说：“这案子出得也奇，新婚之夜杀死了新郎，而新郎偏偏又是分管政法的市委书记的女婿，压力大呀。”

陆天柱盯着车顶，捻着他的山羊胡子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市委书记的女婿又怎么样？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去办吧。”

魏局长摇摇头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魏局长把陆天柱从医院接出来后，专门用一个上午的时间，陪他共同观看现场勘查的幻灯片。放映室里鸦雀无声，坐满了有关人员。

陆天柱毫无表情的捻着山羊胡子，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，边听边看。

刑侦组长文山站在观众前面，随着变换的幻灯画面，一一讲述着：“这是一起发生在新婚之夜的凶杀盗窃案，被害人谭平，现年29岁。家住本市铜羊小区16幢4单元3楼302室，是市文联近两年较为出名的专业青年作家。他被锋利的

器械刺穿心脏，当场毙命。从伤口的部位以及准确度看，凶手对人体结构很有研究，一刀中的，很可能是行医的。另一名受害者是新娘杨华，现年24岁，省团委青年杂志社的专业记者。她父亲就是本市的杨世伦书记。她没有受什么致命的伤害，只是因惊恐过度 and 受外力压迫而窒息昏迷，尔后，被蒙上眼睛堵上嘴巴捆在沙发上。现虽仍在住院，但已基本恢复。

“此外，被害人，也就是新郎新娘的新婚之家里，一些高档物品被盗，其中有20吋索尼彩色电视机一台，三洋收录机一台，进口吸尘器一部，以及一些高级衣物等，价值不下五千元，从物品的数量和体积上分析，作案者很可能是两人以上。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就是卧室的组合柜中一个抽屉里有现金2360元，却原封未动，而柜子并没上锁。情况大致就这些。”

讲解结束，幻灯也随即消失。

魏局长侧过身，向毫无表情的陆天柱看看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陆天柱却反问：“你们的分析呢？”

“可以有两种推测，一是盗窃杀人，二是报复杀人。”人们议论着。

陆天柱的眉毛微皱一下，又问：“那你们安排的主攻方向是什么？”

“暂时还没定，全等你来指挥。”魏局长说。

陆天柱捻着胡子沉吟了一下，站起来对文山毫不客气地说：“那好吧。文山，先精简人员，三、四个人足够了。”

文山不免为难地看看魏局长，魏局长朝他点点头：“就

按天柱同志说的办吧。”

4

整整一个上午，陆天柱在文山的陪同下，都呆在谭平杨华的高级楼房里。名曰重新勘察现场，可陆天柱却只是捻着胡子在这一套三间的房子里走来走去，或站或坐，有时又一动不动地盯着某处发呆，一个上午没说上半句话。他这是为了通过实地感受来触发灵感，借以分析和推理案情。所以，直到他紧锁的额头稍有舒张，才与文山一同离开现场。

陆天柱从楼上下来，站在单元的门口向四周观察了片刻，抬起头对着三楼现场的窗户和阳台，象解一道难题似的寻思起来。他的眉头猛一皱，似乎发现了什么重大线索，快步走到墙边，对从楼顶伸下来的下水管道详细查看着。下水管是沿着窗户与阳台之间的空隙延伸下来的。而且离阳台的距离很近。陆天柱仿佛想到了什么，忍不住抬手比了下水管道与阳台的距离，又上上下下对着下水管仔细地看了半天。暗自点了下头，这才捻着胡子转过身，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巡视，他信步走进了楼前的草坪里，一边仔细地搜索，一边默默地沉思。蓦地，他停在一条供人休息的水泥凳前，单腿跪了下去。原来这条水泥凳前不但扔了很多烟蒂，还隐约遗留着一些踩踏过的痕迹。陆天柱禁不住抬头又向楼上看去，这里能清楚地看到现场的窗户和阳台。这个发现使他一阵激动，情不自禁地向文山招呼道：“文山，你来看！”

文山朝下一看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脚印？！”

“还有这烟头，数一下有多少个。”

文山急忙掏出工具，俯下身边拾边数。

陆天柱凝视着那栋楼，又捻起胡须来，深沉地思索着。不久，他默默地点了一下头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对，应该是这样。”

已经拾完烟头的文山听了，忍不住问：“陆老师，你有重大突破了吧。”

陆天柱站起来顺势坐在水泥凳上，一面思考着，一面问：“有多少个烟头？”

“13个。”

陆天柱点点头，边想边说：“从这里的整个情况分析，第一，罪犯作案前很可能在这里逗留，从烟头的数量计算，起码是一两小时以上。如果是为了盗窃而在这里观察现场，那就有些说不过去。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讲，没有一个盗窃犯作案前这么胆大，毫无顾忌地在离现场这么近的地方，呆这么长的时间。所以，作案动机是否只为行窃，值得推敲。第二，那根下水管上面有模糊的摩擦痕迹，罪犯极可能是沿着这根下水管攀爬上三楼，跳上阳台进入现场的。由此可见，此人不是搞武术的，也曾受过类似攀登技巧的训练，而且有相当的臂力膂力，又很可能是个年轻人。第三，从罪犯选择长满小树的草坪作观察点，和选择下水管为行进路线来看，说明罪犯熟悉这里的环境，是有预谋的。可以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。以上三点说明，此案首先是报复杀人……”

文山不禁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对呀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原封未动的两千多元的现金，也就不难解释了。”

陆天柱又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改变主攻方向，对谭平、杨华以及杨书记周围所接触的人，只要有可疑之处的，都要进

行全面的摸底排队，特别是对谭平、杨华两人在恋爱期间曾经接触过的人。”

文山道：“是。”

5

尽管通过调查了解，陆天柱已经知道谭平唯一的亲人——母亲，在他被害那天晚上，已不幸病逝了，但他的直觉使他感到这种巧合有些蹊跷。为了发现内在的联系，他决定亲自走访谭母先住过的地方。这天，他从文庙那里要了地址，特意换了身便服，步行到谭母住的杨树街。

这是一条破旧而狭窄的小街。街道两旁不少的房檐下，用竹杆支撑着，晾满了各种衣物和床单，远远看去就象万国旗。“万国旗”下不少当街的店铺，出售着五花八门的日用小商品。陆天柱边走边细心地留意着门牌号数，当他来到141号门前时，停下了脚步。不料，门锁着。他见就近街边坐着一位抱着小孩的老太太，于是走上去明知故问地说：

“大娘，请问这家的人不在吗？”

那老太太见指的是谭家，不免好奇地打量起陆天柱来，疑惑地问：“你找谭家的人？”

陆天柱点点头。

“你是他家外地来的亲戚？”

“不，是朋友。”

老太太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哎，你来晚喽。那个作孽的谭平，前些日子结婚那天被人杀了。他妈也因这不孝的儿子给气得那天病死了。这家人算是让那个没良心的儿子给毁掉